

编者按

"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。"10月14日是重阳节,也是我国第9个法定"老年节"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,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.6亿人,占全国总人口的18.7%,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.9亿人。他们中,有的为支持儿女事业、照料孙辈,"候鸟式"离家漂泊至陌生城市;有的因子女外出务工导致家庭"空巢化",加之乡土情结重,留守村庄;也有的因各种原因没有子女成为孤寡老人……他们的生存状态怎样,面临哪些困难,如何实现"让所有老年人老有所养、老有所依、老有所乐、老有所安"?

近日,《法治日报》记者就上述问题深入一线采访,从今天起在法治经纬版推出系列报道,敬请关注。



那些为照顾孩子背井离乡的老人们

"老漂族"生活现状调查:到他乡融入新生活不易

□ 本报记者 赵 丽□ 本报实习生 杨轶男

两口子专心挣钱奔前程,姥姥在家照顾好孩子。这样的分工,在王燕(化名)心里原本是完美的,但最近"梦碎了"——姥姥和孩子琪琪都出现了一定的心理问题,"当听到心理咨询师的诊断时,我崩溃了"。

琪琪出生4个月时,王燕返回工作岗位,姥姥千里迢迢从老家赶到北京,开始扛起了贴身照顾琪琪、料理家务的重任。而看似平衡的背后,是姥姥心理的失衡——感觉被"困"在这个家里的焦虑,加上不能尽孝床前来自自己母亲的电话责备,让姥姥对琪琪"又爱又恨",用心理咨询师的话来讲,"琪琪成了姥姥实现价值的工具",6岁的孩子不再允许犯任何错误,失去了哭泣的权利。

虽然王燕家的情况有些特殊,但为了照顾孩子从 老家赶到城里,全职带孙辈的"老漂族",确实存在着 各种各样的问题。

64岁的吴爱芳(化名)是湖南人,儿子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北京工作。两年前,为了照顾年幼的孙女,吴爱芳在儿子的邀请下来到河北廊坊燕郊(紧邻北京)与儿子儿媳同住,照顾一家人的起居生活。"年纪大了,干不了别的,也只能看看孙子,做点家务,都是为了孩子们能幸福。"吴爱芳说,但幸福的背后,付出了多少只有她自己最清楚。

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,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26亿,占比18.7%。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,这些老人在家庭中往往承担"带孩子,做家务"的重任。其中,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、人口流动加速,越来越多的老人为了照顾孩子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,走进陌生的环境。

这些老人在异乡生活得习惯吗?和邻里关系融洽吗?生病就医方便吗……带着这些问题,《法治日报》记者展开了调查。

总在忙 接送孩子买菜做饭三点一线

"不说了,我得给孙子做饭了,不然就来不及了。" 62岁的陈璐在河南驻马店正阳县的出租房里接受记 者采访时,时不时抬头看钟表,在临近中午11点时,急 匆匆地结束了采访。

陈璐是正阳县吕河乡人,以前一直生活在乡下, 儿子儿媳常年在外打工。为了让孙子接受更好的教育,儿子将孩子转到了县城上学,陈璐也开始了租房 陪读的生活。"家里还有田,家门前有一小片菜地, 养着鸡、鸭,这些也都离不开人,所以他爷爷就留在 家里。"

学校、菜市场和出租房,是陈璐在县城陪读生活中最常去的三个地方。

出租房不大,屋内只能摆放下一张床和一个衣柜。在这个逼仄的空间内,陈璐还是想办法为孩子安置了一张书桌。孩子今年读初二,从书桌上方张贴的奖状可以看出他学习成绩优异。"这些奖状也是我的军功章,也算是对得起他爸妈,对得起自己了。"陈璐颇为自豪地说道。

据房东介绍,由于位置距离正阳县第一小学和第一中学都比较近,家里的空房常年租给陈璐这种带孩子来读书的租户,大多是老人带孙辈,因为孩子的父母要外出打工赚钱,毕竟供孩子读书和老人生活也需要不小的支出。

在陈璐的手机闹钟上,只定了3个时间:早上5点、中午11点和下午4点半。这是提醒陈璐做饭的时间, "我吃得早点晚点都无所谓,主要是因为孙子要上学, 一切都得按照他的时间来"。

按时做饭、准时吃饭、接送孩子,必须要牢记遵守,对吴爱芳而言也是如此。由于儿子儿媳要早起上班,吴爱芳每天必须要赶在7点之前做好早饭,等儿子儿媳吃完走后,再把孙女喊起来吃饭,"晚一步,步步晚,时间都是固定好的"。

"哪有什么闲工夫呢?吃完饭送完孩子上学,还得去买菜。买完菜回来还得洗衣拖地。只要你想,总会有各种家务等着你干。"在回答记者"空闲时做点什么"的问题时,吴爱芳看着刚洗完晾晒的全家衣服感慨道。

刚来燕郊时,吴爱芳对一切都还不熟悉,只能去楼下的超市买精品菜,后来偶然得知附近3公里处有一个大型菜市场,蔬菜新鲜价格又低,她便每天来回

步行6公里去菜市场采购。 "时间到了,我得去接孙女放学了。你看,我这一 上午就买了点菜,别的什么也没干。"吴爱芳有些懊恼 ● 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,老人在家庭中往往承担"带孩子,做家务"的重任。其中,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、人口流动加速,越来越多的老人为了照顾孩子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,走进陌生的环境

● 老人们与子女共同生活,一方面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资源,共同应对养老和育幼的双重挑战;另一方面,当一个随迁老人面临被"连根拔起"的新生活时,家庭成员间的摩擦和冲突很可能加剧

● 除了整天忙着带孩子、做家 务之外,语言不通、智能鸿沟、孤独、 异地就医报销难、担心自己体力精 力不够成家庭负担等,也是"老漂 族"无时无刻面临的问题

地说。

"什么也没干成。"常常是吴爱芳对自己忙碌生活的评价。

在北京一些公园、社区走访中,记者充分感受到: 老人们与子女共同生活,一方面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资源,共同应对养老和育幼的双重挑战;另一方面,当一个随迁老人面临被"连根拔起"的新生活时,家庭成员间的摩擦和冲突很可能加剧。

63岁的韩阿姨告诉记者,她对儿媳的生活习惯忍 无可忍。从湖北来到北京帮忙带孙女后,平时勤俭节 约的韩阿姨对儿媳的"买买买"尤为看不惯。实在忍不 住了就和儿子唠叨几句,儿子劝她看开点,不要过问 年轻人的事儿。她平时做家务、带孩子本来就很累,心 里的委屈无处诉说,老伴又不在身边,也没有认识的 朋友,从不参与社区活动,重压之下她就一直想带孙 女回湖北生活。

不适应 语**言不通社会隔阂各种**困境

从农村来到城里,千里迢迢从老家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,老人在帮助子女照看孙辈之余,往往对新的生活一时难以适应。

语言不通,是"老漂族"遇到的第一个难题。

"我不太会说普通话,有时候出去跟人家聊天的时候,别人总听不懂我在说什么。"吴爱芳稍显尴尬。 也因为这一点,已经在燕郊生活两年的她依然没有交到什么朋友。

吴爱芳偶尔会听说社区里举办文化活动,但她从 来没有参加过,"不知道怎么沟通。而且太忙了,照顾 孩子,做完家务也没啥时间了"。

这一问题在刘氏夫妇身上同样存在,两人今年70岁,半年前,为了照顾独自在北京租房考研的外孙女,从河南老家来到北京,"孩子父母都在忙工作,我们老两口在老家也没什么事儿,就来北京照顾她"。

由于语言不通,刘氏夫妇刚到北京便遇到不少难题,"我想买个猪肉三鲜包,但卖包子的人听不懂,最后我用手指着价目表,人家才弄明白"。

在老家,刘氏夫妇每天晚饭后都要去家附近的广场散步,跟大家聊天;来到北京后,两人很少出门,也不喜欢跟人来往。"人家都听不懂我讲话,自然不愿意跟我说话,与其在人堆里像个傻子,还不如待在家里不出去。"刘老爷子说,他们现在每天都围着孩子转,一直忙家务事,"小区里都是高楼,每家都独门独户,邻里见面只是打个招呼,并没有什么深入的交流,所

吴爱芳对此也深有感触。她说:"我们都住高楼里,进了屋就关上门,邻里之间基本没有交流,人际关系比较淡。"

在王燕的母亲看来,这个社区10多栋住宅楼里住满了几千人,但都是陌生人——由于不会说普通话、不识字,在这里,她的朋友圈只有儿子、儿媳;能称得上点头之交的邻居只有一个;平均每月在社区遛弯的次数只有一次。

近两年,王燕母亲的心情越来越差,屡次想回家乡,却说不出口。用老人的话来说,自己的老母亲尚在,却不能尽孝床前,特别愧疚,但也知道女儿这边需要人手。只有面对孙女时,她才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

可孩子们回家后,王燕母亲又常常感到很失落: "他们回来后,要么看电视、玩手机、逗孩子,要么还要 忙工作。我理解,他们白天累了一天,不想说话很正 常,但这样的生活确实令人感到煎熬,有时候我觉得 自己被判了'有期徒刑',不知道什么时候能'刑满' 回家。"

智能鸿沟,是"老漂族"遇到的第二个难题。

乘坐电梯、刷码支付,这些年轻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,吴爱芳却学习了很久。吴爱芳家住在28楼,刚来燕郊时,她一直不会也不敢独自乘坐电梯,"不想给孩子添麻烦,硬着头皮也得学,慢慢地也就学会了"。

年纪更大的刘氏夫妇至今不会使用智能手机,更不懂什么叫刷码支付,出门购物仍选择现金支付。"外孙女教过我很多次,但是我总是记不住,教来教去还不如直接使用现金。"说着,刘老爷子拿出来一个盒子打开,里面放着各种零钱硬币,"你看,这些都是我平时攒下来的,为了买东西方便"。

孤独,是这些老人遇到的第三个难题。

与吴爱芳一样,陈璐在县城也同样没有什么朋友。虽然陈璐不存在语言不通的问题,但平时也很少与人来往。除了认识房东外,谁都不认识,偶尔跟同样租房的邻居打声招呼便关上了房门。唯一与外部联系的渠道便是自己的手机。

"孤独是肯定的,孙子回来还能跟我说句话,平时 屋里就我一个人,连个声响都没有。"为了节约话费, 陈璐甚至连电话也不会轻易打。

在北京生活的刘氏夫妇同样深感孤独,"只希望 外孙女今年能顺利考上研究生,我们老两口也能赶快 回家,这里一个熟人都没有,谁也不认识"。

心难安

担心体力精力不足成负担

"害怕""担忧",是记者采访这些老人时,经常 听到的字眼。虽然为家庭、为晚辈付出了很多,但老 人们还是处处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,担心自己的体力、精力不济,没有帮上忙,反倒成了孩子们的 负担。

为了让父母打发时间,女儿特意为他们买了一个平板电脑,下载了三国演义,西游记等电视剧。但为了不打扰外孙女学习,刘老爷子从不敢放出声音,只看画面,"我们只看到晚上8点,怕第二天起不来耽误做早饭"。

吴爱芳的儿媳是东北人,为照顾儿媳口味,她会闲暇时看一些做饭的短视频。由于担心年幼的孙女玩手机,她从来都是躲着孙女看手机,还不敢看太长时间,"等把孙女哄睡着,我才能看一小会儿,一方面担心把孙女吵醒,另一方面睡得太晚,第二天没精神做家务"。

一些老人坦言,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学会了看孩子的"脸色"。原本住在河南农村的杨庆国(化名)在老伴去世后,便搬到驻马店城里与女儿一起生活。在接送孩子、干完家务之余,杨老爷子的唯一爱好便是打麻将。"我女儿不喜欢我打麻将,一听到我打麻将就会不高兴,久而久之我也就不去了。"无处可去的杨老爷子闲暇时只能坐在家里发呆。

每次跟儿子汇报孙子的近况时,陈璐总会有些紧张。"要是孙子这次考得很好,我就会底气足一点,否则总感觉我有责任,没有把孙子带好。"

对老人们而言,更害怕自己成为拖累。

杨庆国的身体不太好,今年年初突然中风,卧床休息了近一个月。为了不给女儿添麻烦,杨老爷子刚能下床活动便立即去附近超市买菜做饭,"人老了,就不中用了。不说帮子女做点什么,只要不成为累赘就

陈璐同样感慨:"得亏我身体硬朗,不然没人照顾 孙子不说,还得有人照顾我,儿子儿媳生活就更难

在外地时间长了,有的老人很想家,而现实却很

"和孩子的父母相比,肯定是我陪孩子的时间更长。不过孩子现在上学了,白天都在学校里。"谈到儿子和媳妇每天忙工作,没有时间陪孩子,当下的日子还要持续很久,吴爱芳的目光黯淡了不少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伍海霞说,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以及人口迁移流动,诸多老年以亲代为寻求养老支持或帮助子女照料幼儿,在经历留守后成为"老漂族"。

伍海霞对记者说,"老漂族"的出现体现了我国 当代的家庭代际支持和代际关系的变迁,即已从传 统的以亲代为重心的父代权威转变为以为子代家庭 投入为重心的子代权威时期,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幼儿托育、儿童照料等方面的缺失和为老服务的不完善。

^{怕生病} 异地就医报销成一大难题

这些漂在异乡的老人还有一个共同的担心——怕生病。

在采访过程中,多位"老漂族"向记者反映,自己 需要的一些药只能在老家医院凭医生处方开取,且每次只能开一个月的药量,老人们年纪大,在异地时间 长,来回奔波不方便,医保卡购药、医药费报销成了最 大的一个难题。

平时如果得了感冒等小病,吴爱芳会去社区医院 看病,而如果身体有状况需要进一步检查的话,她就 去大医院,偶尔也会去药店买点常用药,但不管是药 店,社区医院还是大医院,门诊费用的报销都让她感 到很复杂。

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董磊明介绍说,随着我国社会流动性的增强,流动人口中老人的数量越来越多,必须从全国层面出台政策,才能保证这些老人能够便利便捷地使用医保。实际上国家层面已经有相关政策出台,问题是如何保证全面落实,即政策执行的问题。

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告诉记者,我国医保基本是按照省份统筹的,老人异地就医相对较为困难,虽然个别地区解决了老人异地医保报销问题,但绝大多数地区仍然没有解决,随着流动人口中老年人的增加,这个问题变的更加突出。

"无论是老人出于无奈还是自愿去子女工作地生活、给予子女代际支持或获得子女的养老支持,均会出现老人异地就医难、适应异地生活、与现居住地的社会融合难等问题。其中,随着年龄的增长,身体机能下降,各种慢性病、重大疾病患病率增大,老人异地就医、医药费报销更成为一大难题。"伍海霞认为,医疗保障方面,应加快国家医保网络体系建设,早日实现区域医保报销互联互通。

伍海霞说,目前国家已有一些相应举措,如为解决异地医保报销问题,规定了异地就医以就医地的医保目录为准,将在一定诊疗过程中产生的目录内的药品、诊疗项目、服务设施费用纳入报销,并以参保地的政策为准,包括报销的起付线、报销比例、最高限额等

记者注意到,2021年9月15日国家医保局颁布了 《关于开展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 点工作的通知》,将高血压、糖尿病、恶性肿瘤门诊放 化疗、尿毒症透析、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等5个群 众需求大、各地普遍开展的门诊慢特病纳入试点 范围。

伍海霞认为,基于此,未来需加快省份间医保报销网络体系建设,明晰省份间医保报销制度,实现异地就医费用异地结算,在社区层面提高社区包容性,为流动老年人做好异地医疗费用报销、养老保障跨区域联网互通提供支持,争取将异地生活的老人纳入生活地社区的医疗、照料和文娱等服务体系,在医疗、养老服务等给予同当地户籍老人同等的服务和权益,为"老漂族"解决后顾之忧。

据新华社报道,针对老年人权益保障,政府近年从国家层面到各省市都出台了不少实施办法。相关条款从政务服务、交通出行、卫生保健、商业服务等方面,细化了不同年龄阶段老人可享受的优待事项,政策很好,但存在实际落地情况不好,有些政策成了"空头支票"。

"这种情况是存在的。'老漂族'想要享受本地优质的公共服务,需要一定成本作支撑,毕竟每个地方都不愿意担负额外的成本。"董磊明说,对来城市照顾孩子的老人,应该享受同样的优惠政策,因为他们来城市的社会性意义就是解放在城市生活工作的子女,释放他们的劳动力,以便他们能更好投入到城市生产程设中,实际上这也是这些老人在间接地为当地发展

董磊明说,中国的代际关系是非常紧密的,年轻人能轻装上阵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父母的到来、支持,因为父母把年轻人养育下一代的担子接了过去,老人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十分辛劳,还作出了很大的牺牲。

对于一些老人因医保手续"迁也迁不过来""续也续不上",日常就医、买药都成为麻烦的问题,陆杰华分析:"之前我国医保的统筹是按照地市来,现在基本达到了省级统筹,但医保还没有实现全国统筹。一方面可能存在技术层面的问题,另一方面不

同省份的医保水平不同,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差 距较大,城乡差距更大,这是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 解决的根源所在。"

"靠一个市一个省的力量难以突破,如果流动人口相对较多的省份能逐渐与其他省份联手,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这个问题。如果能达到全国统筹,就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,但也要考虑体制、技术等各方面的因素。"陆杰华说。

迷茫感 很多人没考虑过未来生活

在问到未来生活的打算时,接受采访的"老漂族"

颇为迷茫。 "不知道,走一步看一步。"吴爱芳边择菜边说,等 到孙女再大点,不需要人照顾的时候,她就回老家。

由于自己没工作,没有退休金,基本生活支出全 靠儿子,在谈到回老家时,吴爱芳坦言,老家生活成本 较低,还可以帮儿子减少经济压力。

"其实我对现在的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,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团团圆圆的,比老家的那些常年见不到孩子的老人已经幸福很多了。"吴爱芳说,村里大部分年轻人都选择外出务工,常年不回家,很多老人也想进城帮子女做点事情,都没有机会,"我应该知足了"。

刘老爷子年轻时是国企干部,基本生活有一定保障,但面对未来生活,他同样没有过高期待。"吃饱饭,穿暖衣就行了,还能怎么样呢?"刘老爷子说,只要不给子女添麻烦,能照顾好自己和老伴,就满足了

有过中风史的杨庆国谈到未来时显得较为焦虑, 坦言非常担心自己的身体,只希望以后身体能好一点,趁着自己还能干,多给孩子做点事儿。

"自我价值感是啥意思?我不懂,我们不讲那些的。我就想着,只要儿子一家幸福就可以了。"陈璐说。

问及打算在外"漂"多久时,王燕的母亲说:"孩子才上小学二年级,现在没人管,怎么也得待几年。"不过她已经有了计划,等到孙女上了初中,不再需要人经常照看了就回老家,她觉得自己不能适应北京的生活方式,"这边的生活节奏太快,习惯不了"。

在伍海霞看来,"老漂族"问题的产生源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,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均等化不足。目前,不同省区、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存在明显的户籍分割现象,不同户籍身份群体可享受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权益存在差别。老年人流动到子女生活地后受户籍限制难以被纳入流入地的医疗、老年人福利体系,不能全面享受流入地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。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家政策和省份之间的联动与支持。

"近年来,'老漂族'数量不断增多,但整体对待老龄工作的理念和体制还是只关注本地老年人,导致外地老年人难以享受本地优惠政策。因此应当改变工作理念,对老年人一视同仁,让老年人老有所为。"陆杰华建议,各部门应当开展自查自纠工作,要考虑相关老龄优待政策是否真正达到了预期的效果,每年全国和各地制定的与老年人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少,但并不是所有老年人对此都有所了解,都能享受到,所以有关部门应该采取多种举措来解决这一问题。

"'老漂族'漂得安心需要国家、社会、社区、家庭和老年人个体共同努力。"伍海霞说,比如国家需要加强户籍管理、医疗保障、幼儿托育等相关政策制度的制定、调整和实施。

她建议说,在户籍管理方面,进一步推进居住证登记制度,放宽或简化直系血亲的入户政策,保障投奔子女老年人的福利和权益。

在幼儿托育方面,适应于三孩政策需求,出台公 共托育体系相关政策,加快公共托育体系的建设和监 管,为有需求家庭提供相应的幼儿托育服务,降低子 代家庭对老年亲代的幼儿照料依靠,降低老年亲代的 负担,降低"老漂族"的规模和数量。在社会层面为发 展幼儿托育体系营造良好环境。相关部门需要为幼儿 托育机构的选址、建设提供支持;注重幼儿托育服务 从业人员的培养与培训,保障服务质量。

构建有利于老年人社会融入的制度和文化,提高社会对老年流动人口的包容性,降低老年人异地生活的精神压力。

"在家庭层面,代际间需要减少代沟,加深理解, 互敬友爱,构建和谐家庭代际关系,较好地实现养老 扶幼。"伍海霞说。

制图/李晓军